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二)

陳亮撰

龍川文集卷之三

問答凡一十二道

〔一〕三代以仁義取天下。本於救斯民。而非以位爲樂也。齊威挾尊周以自私。敗商周之常經。而開篡奪篡殺之禍。其流既慘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爲。陳涉因斯民之不忍。徼幸大呼。而斃項藉之以起。沛公號爲寬大長者。三章之約。足以動天下而入其心。宜本於爲民而起。豈爲其身哉。縱觀秦皇帝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其意豈出於爲民耶。天下既定。周防曲慮。如一家私物。此豈無代天下之法耶。唐太宗與劉文靖之謀。似矣。與其父謀所以免禍。而迫脅以從之。何其舛也。尊隋之舉。代王之立。殆若濯泥於水。而明白洞達之事。僅能以九錫歸諸有司耳。其所以守之者。又密於漢。則其義豈足自附於三代乎。然而國祚之久長。斯民之愛戴。曾不減於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則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

昔者生民之初。類聚羣分。各相君長。其尤能者。則相率而聽命焉。曰皇。曰帝。蓋其才能德義。足以爲一代之君師。聽命者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以世次而長有天下哉。以至於堯而天下之情僞日起。國家之法度亦略備矣。君臣有定位。聽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肖。非如桀紂之足以亡天下。

而堯以爲非天下之賢聖不宜在此位。豈以法度定天下之心而私諸不肖之子哉。取舜、禹於無所聞知之人而歷試以事。以與天下共之。然後舉而加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爲公而其道終不可常也。禹以爲苟未得非常之人則立與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孫之不能皆賢。則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無損於天下之公也。湯以爲天下既已聽命於一家。而吾之子孫不擇其可與之者。而使不肖者或得以自肆於民上。則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賢而已。不幸而與之不當其人。則天下之公議終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諸侯。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實總之。以聽命於天子。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塞覬覦爭奪之門。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矣。此豈一世之故哉。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不師古始。而欲傳之萬世。使天下疾視其上。翻然欲奪而取之。勢力一去。則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稱孤之心。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又眞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劉氏不有以大異乎天下之姓氏。則君臣之分猶可干。而三代之統緒未可繼也。周防曲慮。豈其將以私天下哉。定于一而已。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爲之分裂者十餘世。及李氏之興。則猶劉氏之舊也。彼其崛起之初。眇然一亭長耳。其盛者不過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大慮。而勃然有以拯民於塗炭之心。三章之約。非蕭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彼其初心未有以異於湯、武也。而其臣凡下無以輔相之。雖或急於天位。隨事變遷。而終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則大功大德。固已暴著於天下矣。孔、孟以天下之賢聖。而適當春秋、戰國之亂。卒不得行其道。以

拯民於塗炭者無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苟誠其人而欲得其位者其心猶可察也使漢唐之義不足以接三代之統緒而謂三四百年之基業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後世儒者之論也世儒之論不破則聖人之道無時而明天下之亂無時而息矣悲夫

〔二〕漢高祖起布衣以爭天下及大業既成而父兄故無恙也然尊之封之皆有所感而後發而或者猶置餘忿於其間唐之太宗既已一切委命於父兄矣已未庚申之變豈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於瞽象周公之於管蔡夫必有其道矣豈聖人之事不可復見於後世而天下冒冒然以強弱小大相雄長而彼善於此者亦可以一天下而歸之正乎人道之不滅者幾希矣精微委曲之際處其所不可處以待聖人之復起者固不可以無論也

匹夫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也彼豈有熟講素定之規模而其臣相與把手以奮起草莽之閒又豈嘗學古以從事哉仁義禮樂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既已一切盡廢而利害緩急迫乎其前則裂土定封無所愛惜至於著在人心不可泯滅者或有感而後發或因以泄其餘忿亦其勢然耳嗟夫此豈可謂非天哉自黃初以來陵夷四百餘載夷狄異類迭起以主中國而民生常覬一日之安寧於非所當事之人人道失其統紀而天地幾於不立矣此非有超世邁往拔出之英豪安能堙地以求更新乎太原之義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猶可以常法嗣之乎

據非所當得而又疾其當得者若不能以終日此非天誅之則人殺之耳天未嘗不假手於人是以太宗抽矢踝血忍於同氣犯天下不義之名而不恤彼其心以爲是天實爲之而非吾過也天人之厭亂極矣豈其使建成元吉得稔其惡以自肆於民上哉人心蔽於自見而天命不知所歸是治亂安危之大幾也昔者周公蓋憂此矣孺子離襁褓寧幾時而武王疾且病周公懼其事之不可繼也至誠委命於天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武王得以延數年之命而孺子可輔以立他日管蔡之誅爲天下誅之耳要以使天命卽於人心所可安之地不然則吾心豈能盡白於天下而何以爲後世訓乎天命之所在若決江河故檀車煌煌牧野洋洋雖聖人不敢以疑貳之心而承之也願其所以先爲之地者至矣人欲謀我而我亦謀之是以亂易亂也而其地安在哉雖其決於承天命以脫民於塗炭有足自解者而終不卽於人心之所安堅今論者猶不安之嗟夫此又可以盡歸之天哉

【三】三老董公以仁義遮說漢高帝而三軍始爲義帝縞素項氏不復能自直於天下名義之不可負蓋如此儒者正名之說雖起於管仲之尊周而自漢以來則以此舉爲明驗矣然人爲萬物之靈而仁義智數蓋不可以雜而行也不出於高帝之誠心而欲以欺天下則名義乃自外來乎故三軍縞素本足以納侮而不足以形敵然劉項同受命於義帝坐視同列之賊其君而不問則舉世皆不復知所謂人道矣是三軍縞素而大義始明高帝定天下之機無乃眞在此乎合內外而論之宜必有以處此者

晉奚齊義不足以君國。聖人書以爲君之子。而卓子則書君者。里克君之也。秦以夷狄之智兼天下。其亡楚尤爲無道。蓋天下欲共亡之久矣。況當天下潰亂之時。蓋不必用懷王以從民望也。項氏君之。而諸公皆稟命焉。則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爲名則君之。不利其實則害之。自立自廢。各從其私。是君臣無定位。而以強弱爲輕重。率天下之人。如驅羣羊。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爲。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輕天下亦甚矣。董公者。發天下之公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於既絕者也。揭項氏之不義於天下。使天下皆欲援弓而射之。雖微高帝猶不可以自立。蓋董公之遮說。幾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高帝之義。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孫權之自立。非義也。使魏氏不得自正於天下。則人道不至於盡廢。雖聖人不得而明權之非義也。

[四]三代之叔業以封先聖之後爲念。而論功行封。猶待其定也。至周則大封同姓於其閒。爲國五十有三。而猶未以爲慊。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爲己私者。天之立君。豈爲姬姓而設乎。漢興。患異姓之強大。而大封同姓以鎮之。其道蓋本諸此矣。七國同時舉事。黥、彭之患。不如是之併也。誅鋤剗削。至於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湮微。而后族之禍又成矣。聖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禍亂。心有親疎。則禍福倚伏於無窮。雖聖智不得而防也。周、漢之法。豈世變之窮而至此乎。合天下而君之。疎遠之人。何負於國家。而周以宗強。此果何道乎。不然。漢誖之周。而周公其衰矣。

昔孔子論三代之損益。可知。蓋自堯之親睦九族。積而至於周之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國者。亦其損益之可知者也。然其義遂窮而不可繼。故春秋之諸侯。以其子弟爲卿者。聖人皆以弟書之。獨於季友之來歸。

不係以親而書曰季子蓋其賢者則與衆共之其不賢者聖人以爲有國者之私其親而其義不通於天下也豈非參酌四代之制以爲萬世通行之法哉漢高帝與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天下平定諸公各已南面稱孤帝猶疑其不可盡信也分王子弟以據其衝而庶孽與其不肖者一切不問庶幾以爲可自附於周家親親之義而不知權勢既成雖親者亦不可保其可保者惟其賢也不思天下之公義而用其謀國之私心是非利害徇於目前而使前後相矯卒不得其正禍亂相尋於無窮不獨漢氏爲可悶而魏、晉、宋、齊不能以是一日爲安者蓋親疎之義不明也出其子弟之賢者以與天下共之其不賢者養以國家之私使親賢參錯而禍亂治亂一付之天下之公而吾無容心焉聖人之作春秋以待後聖者蓋如此

【五】項羽喑嗚叱咤千人皆廢而能恭敬愛人自屈於禮節人士其仁與勇可謂兼之矣至於賞不妄與豈不足自附於惟衣裳在笥之義邪漢高帝乃饒爵邑以來天下之頑鈍嗜利亡恥者開國承家之初而顧以小人先之卒用是以勝羽羽之目當不瞑矣使天下有疑於儒者之道其不自高帝始邪

方三代之衰聞諸侯脩德以興矣未聞嶄起草野而皆有南面稱孤之心也當草昧之時欲以禮義律之智勇齊之而不能與天下共其利則其勢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匹夫並起而爭此非先王之常勢也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勢而不能用是以一日爲安蓋其初不能參用項氏之所長以消伏異時黨與搖動之心此正陳平之所預見而深憂而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何嘗一日而廢哉蓋田橫之未去郡國

豪姓之未徙。四老人者伏於商山而不可招致。高帝雖死而目不瞑也。異姓諸侯王之憂。特衆人之所共憂耳。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聖人其知之矣。

【六】周召、毛畢、實佐文武以有天下。成康既沒。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諸公之子孫族屬。比閭族黨之賢。脩身飭行。以自見於斯世者。非一人。其卓然者。豈不可與諸公之子孫族屬共執國政哉。然而位終不得過大夫。人才之特起。不幸而非世家。則不得以任公卿之位。此果何法也。春秋譏世卿。而人才之特起者。終無一人得附見於册書。雖聖人之法。亦不免隨世而立歟。漢高帝與蕭、曹諸公共起而亡秦。天下既定。非當更當時之事者。不以任公卿也。賈生特起之才。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非獨絳、灌之專其寵利也。然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則天下自此多事矣。唐太宗雖以房、杜爲宗臣。而天下之賢者。始雜而用之。然其後遂無世臣之可倚。更任迭用。雖賢君亦不克其終。豈君臣之際。無終始之義。則其勢必至此邪。然合天下而君之。而獨私於其事之臣。宜非聖人之公道。而周、漢之法。果可爲通行之法乎。

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君臣不克其終。則大義廢而人道闕矣。此豈苟然之故哉。方天地設位之初。類聚羣分。以載其尤能者。爲之長。君羣其能者。爲之輔相。彼所謂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脅異。據乎人民之上也。及法度既成。而君臣有定位。舜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蓋欲其君臣相與世守之。以達天地之大義。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與肇造人紀。而維持其國家者。亦欲其代脩祖父之業。而

君臣相保。與國無窮。使天下之人。有所觀仰愛戴。而不敢窺伺其間。以覬幸國柄。橫生意見。紊亂綱紀。使天地大義。有所廢闕。而厭故喜新。敗亡相尋而不悟也。惟其子孫族屬。舉不足以當賢者之選。而後廣求天下之賢聖。以庶幾於一遇。而中接墜業。不敢有加焉。如高宗之於傅說是也。此豈君臣之常法哉。孔子之作春秋。其於三代之道。或增或損。或從或違。必取其與世宜者舉而措之。而不必狥其舊典。然於君臣之大義。未之有改也。其譏世卿。蓋譏其不擇世臣之賢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而人人輕視其上。皆有掩而取之之心。其勢必至於君臣之不相保。故惓惓於一世之賢者。悉使之附見於册書。如蔡季、紀季、楚屈完、齊高子、魯季友、叔肸、宋子哀之徒。往往非公族。則其世家之舊也。使皆得若人而用之。則何厭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至於死生恩禮之厚。而適遭變故。或不以其道終。則正色書之。而無間於曹莒之小國。所以究極天地之大義。而明示之後世者也。故孟子以爲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疏踰戚。然猶必取其國人皆曰賢者。繇此言之。豈樂於君臣之不相保。而新故相易。以求快一時之耳目哉。戰國朝暮反覆之禍。蓋起於君臣之不相保也。漢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視平時之等夷。無非可疑之人。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領。而天地之大義不復明矣。然猶不使後生新學得以參乎其間也。唐太宗則參而用之。更一世而盡忘其舊。甚者朝爲君臣。而暮爲路人。故以勢相臨。而不復以恩相保。緩急無一人之足依。而方顧望草萊之賢者以爲己用。豈不殆哉。惟我本朝。於天下之賢者。必使之歷歷中外。養其資望。而後至於大用。故其人往往足以重人之國家。而子孫習識其本末源流。家世。

守之至於一二百年而不替。嗚呼。是天地之大義。而非君臣之私恩也。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賢。則超舉顯擢。豈可率以爲常乎。朝暮不相保。則是棄爵位於草萊。大義廢而天下離矣。

龍川文集卷之四

問答

[七]義利之分孟子辨之詳矣而賞以勸善刑以懲惡聖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權者猶未離於利乎有所利而爲善有所畏而不爲惡則其入人也亦淺矣堯舜之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故畀疑惟輕功疑惟重豈亦知其效入人之淺乎然皐陶之陳謨以典禮賞罰同出於天而非有輕重之別也苟無所事乎其用則賞罰亦自外來耳安在其爲天乎三代之用賞罰大概猶法唐虞而記禮者載其先後之用甚詳又以爲至周而窮豈世變之極而賞罰之用始重乎抑其出於天而三代始賴其用也春秋聖人經世之志而獨以代天子之賞罰則聖人起而治天下必不能以易此矣亦何怪於漢宣帝之專恃賞罰以爲治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洛書之所明載而儒者終以爲治天下者不取必於賞罰亦知夫勸懲之效淺也謂賞罰不取必於勸懲則無以御天下謂其爲懲勸而設則賞罰亦利耳利者人道之末也則皐陶之所謂天者豈誣乎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於性則人之所同欲也委於命則必有制之者而不可違也富貴尊榮則耳目口鼻之與肢體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則反是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一切惟君長之爲聽君長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惡而爲之節而已敘五典

秩五禮。以與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則富貴尊榮之所集也。其違之者。則危亡困辱之所幷也。君制其權。謂之賞罰。人受其報。謂之勸懲。使爲善者得其所同欲。豈以利而誘之哉。爲惡者受其所同惡。豈以威而懼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禮刑賞所以同出於天。而車服刀鋸。非人君之所自爲也。天下以其欲惡而聽之人君。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則是以刑賞爲吾所自有。縱橫顛倒。而天下皆莫吾違。善惡易位。而人失其性。猶欲執區區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秋。公賞罰以復人性而已。後世之用賞罰。執爲己有以驅天下之人而已。非賞罰入人之淺。而用之者其效淺也。故私喜怒者。亡國之賞罰也。公欲惡者。王者之賞罰也。外賞罰以求君道者。迂儒之論也。執賞罰以驅天下者。霸者之術也。

[八]肉刑之興。說者以爲起於苗民。而堯參取而用之。報虐以威。蓋將以戒小人。而非出於聖人之本心也。故舜多爲之塗。以出民於刑。祇以施諸怙終者。而穆王之訓刑爲尤詳。然則雖聖人欲去之久矣。安在其爲孝文姑息之仁也。而世儒之道古者。必以爲井田封建、肉刑皆聖人之大經大法。不可廢也。治天下而不用肉刑。徒以啓小人犯法之心耳。故曰肉刑之刑。刑也。漢、魏之際。往往數議復之而不果。以至於本朝。而刑輕于三代矣。法家者流。以仁恕爲本。惟學道之君子。始惓惓於肉刑焉。何其用心之相反也。推之天理。驗之人事。而要諸古今之變。究其所從始。極其所由終。必有至當之說。昔者聖人別人類於禽獸之中。而去其爭奪戕殺之患。蓋必執生殺之權。而後謂之刑政也。則肉刑固已

筆具而未有其法耳苗民始多爲戕人之具以淫用之堯懼其爲世訓也故取而次第品節之使必若苗民者然後罹此刑耳故曰報虐以威舜又多爲之法以出之而夏於贖刑爲尤詳商人執刑罰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蓋嚴其所當用者耳夫既多爲之塗以出之而不嚴其所當用者是教人以輕犯法也豈聖人制刑之本意哉文武尤謹於庶獄而成康措而不用至於四十餘年穆王耄荒而訓刑以詰四方使知刑者聖人愛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漢興承秦之餘烈先王之法度盡廢而肉刑塊然獨存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於是可與語通變之道矣井田封建自黃帝以來極十數聖人之思慮所以維持而奉行之者惟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目之不精也至於肉刑則多爲之塗以出之惟恐其或用耳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目之不精者今既盡廢而不可復舉矣獨惓惓於聖人之恐其或用者縱使可用無乃顛倒其序乎使民有恥則今法足矣民不賴生雖日用肉刑猶爲無法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四達而不悖則王道成矣吾聞諸聖人者如此

[九]酈食其教高祖以示諸侯形勢之制方天下未定之際形勢固不可以授之人蓋懼其自代也天下已定固當以天下爲家以四塞爲形勢而蕭何方惓惓於壯宮室婁敬方勸據秦地以臨制天下何其狹也高帝寬仁愛人天下洶洶數歲本不敢輕用其力豁達大度欲示天下以至公而庶幾於周家之義然卒爲宗臣所移猶可也而竟移於竊臣之說何哉豈三代公天下之道後世眞不可復行乎抑人心多自疑而其流遂如此也不然則在德不在險是眞書生之談耳

萬物皆備於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具天下豈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百骸九竅具而爲人然而不可以無衣衣非外物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則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無舍舍也必有室廬以居之則室廬非外物也必有門戶牆壁以衛之則門戶牆壁非外物也至是宜可已矣然而非高明爽塏之地則不可以久也非弓矢刀刃之防則不可以安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則人道爲有闕是舉吾身而棄之也然而高卑小大則各有分也可否難易則各有辨也徇其侈心而忘其分不度其力無財而欲以爲悅不得而欲以爲悅使天下冒冒焉惟美好之是趨惟爭奪之是務以至於喪其身而不悔然後從而省之曰身與心內也夫物皆外也徇外而忘內不若樂其內而不願乎其外也是教人以反本而非本末具舉之論也二帝三王未嘗不擇形勢而居之而周公於宮室之制黼黻大端麗欲用以爲萬世之法夫豈以形勢爲德之輔而宮室爲德之華哉此帝王所以備人道而與天下爲公也蕭何婁敬蓋亦知天下之勢而已而未知聖人本末具舉之道故使論者猶有疑焉且諺有之衣則成人水則成田此豈有內外輕重之異哉世儒之論所未及也

【十】帝王之號名殊而其道一也然學者知稱堯舜禹湯文武而名號與諡終不可得而別以堯舜禹爲名則文武獨以諡舉可通乎以爲號則咨爾舜禹者必非號也湯之子孫以甲庚丙壬爲號則湯不得以謂之諡然而所謂予小子履者則湯既有其名矣後世之言諡法者遂次堯舜禹湯之中夫豈其然乎文武之子孫各以諡顯而善惡一付之天下之公論雖孝子慈孫不得加私意於其閒也

春秋之公侯伯子男。其卒葬例以公書。又何所貴於聖人之筆削乎。亦無怪後世之孝子慈孫。因得以致其隱惡之義也。聖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

自風氣初開。人極肇建。於是有君臣上下之分。而爲之號以尊異之。未有名字之爲別。而文物之可觀也。及其久也。有號而後有名。有名而後有字。有字而後有諱。有諱而後有謚。上則追王其先祖先公。下則施及其文子文孫。旁則庇其本支族屬。惟其姻聯親黨。隆於朋友。不遺故舊。以廣親親之道於天下。然後爲忠厚之極。則人道之志文。此周家所以獨備於三代也。孔子作春秋。既已品節而盡用之矣。然名之曰幽、厲。而國惡不諱。無以致君父之敬。列爵各從其實。而直情徑行。無以盡臣子之心。故春秋兼隱惡之義。從尊君之文。而人文於是大備。後世無以復加矣。過是以往。則人心無窮。不可以盡徇。而天下至衆。不可以文欺也。故堯、舜、禹、湯循而至於周。道之文也。春秋之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後世之欲行恩義於春秋之外者。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

[十一]呂不韋市子楚以爲奇貨。此戰國策士朝暮反覆之謀。君子之所不道。而漢文立未數月。乃脩代來功。宋昌既封侯。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宣帝憋憋舊恩。至侯五人而未止也。天之立君。本爲斯人計。猶不以逸豫其君之身。顧何有於平時自結於其君以覬非望者乎。將相大臣。以天下之義。迎立代王。猶逡巡而不敢進。既已立矣。夜拜宋昌爲衞將軍。領南北軍。而張武實行。殿中將相大臣。今猶未足信耶。昔者王代。而今爲天下主。必自代來者而後足信。何其示天下以狹耶。貪天之功以爲

己力。宋文帝能忍於徐羡之、傅亮、謝晦。而王華、王曇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使後世反覆多詐之人。常覬天下之有變。以幸一日之富貴。其必自宋昌始矣。漢高帝用其私心於豐沛而生長之地。亦有異恩焉。是納吾身於一邑。而教天下以僥倖。豈所以爲天下主哉。南陽之恩雖小殺。而此義卒不可廢。人主一時之私恩。又可爲萬世之常法乎。裁恩義而中持衡焉。使開國承家者。有所據以爲常行之道。揆之以春秋之義。則必有以處此矣。

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從亡者非一。而三士稱焉。及其反國也。郤穀實當國政。狐偃、趙衰蓋始爲卿。而賈佗、臼季之徒。未有列也。郤穀死。先軫以下軍之佐代之。當時以爲上德。則從亡之勞不論矣。顚頡就誅。魏犨幾不免。而介之推不及祿。榮辱可否。與衆同之。幸不幸一歸諸命。不以親疎厚薄爲等降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自古聖賢之舉事。與夫後世英雄豪傑。必寄腹心於同起共事之人者。彼其察事見情。常先乎衆人。非以其爲故舊而特親之也。至於左右親暱。詎肯以得國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富厚安榮。不欲以天下國家而儉其素所親耳。春秋之義。所以重君臣恩義之始終。而不及其私者。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文帝裁絳侯以大義。而卒不任宋昌。張武以國政。彼其輕重淺深。必有以知之矣。丙吉之端簡厚重。雖微舊故。是可不任之以政乎。宣帝忍於霍光。而惓惓於五人者。非但親疎有以蔽之。而權利所在。固爭之端而怨之府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所以裁恩義而中持衡者。其諸春秋之所不廢歟。豐沛南陽。以生長之地。而寔

異恩雨露之所被日月之所照近而易入者常先得之此亦天下之公義而厚薄之殊絕則爲私心耳夫人心之正萬世之常法也苟其不役於喜怒哀樂愛惡之私則曲折萬變而周道常如砥也唐太宗惓惓於天策學士而秦府舊人則與東宮秦府均其用捨蓋亦庶幾於恩義之平矣嗚呼安得皇極之主而共紘之哉

[十二]聖人以常典衞中國以封疆限夷狄明其不可參也然民命之所在不當以夷狄中國爲別故衆愛之說興而通和之義行焉甚者至欲以女妻之冀以舅甥之恩而獲一日之安彼惟不習於禮義也故謂之夷狄而可以人倫而縻之乎暗哉婁敬之智也一日作俑而其流至於不可勝言矣然合中國而君之既不能卻夷狄於塞外又不能忍一日之辱坐視民生之塗炭而莫之救是誠何心哉此齊景公所以涕出而女於吳也孟子之所不敢廢則婁敬豈得爲過乎略其事而取其心雖宋號之息民聖人不得正色而誅之也

有中國必有夷狄待夷狄之常道莫詳於周而其變則備於春秋矣方舜禹之時蠻夷猾夏則命士以明刑而已至湯有來享來王之事而未有其禮也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而列四夷於四門之外分天下爲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蓋不使之參於中國也宣王伐玁狁至太原而止而蠻荊使之來威而已此周道之所以中興也幽王之亂而中國夷狄混而爲一矣其後楚始僭王以夷狄之道橫行於中國吳越奮自南方以與晉楚爭伯而晉楚不能抗此商周而上夷狄未有之禍也聖人有憂焉而作春秋其

所以致夷夏之辨亦難矣戎狄之種類不一而雜出於中華以致其猾夏之禍聖人一切以周道治之而不使參中國之事也諸侯與之會盟則譏之伯主窮追遠討則黜之要使各安其疆則止矣至於吳楚則非周道之所能盡治也方其始之僭竊也固已斥而棄之於夷狄矣及其能從中國之會盟則人之能行聘禮則爵之能正中國所不能正之罪能討中國所不能討之敵則酌輕重以許之及其行詐謀用狄道則斥而棄之如故也然而圖伯可也分伯可也專伯則不可人可也子可也公侯則不可而況於僭王乎是聖人於中國夷狄混然無辨之中而致其辨則所以立人道扶皇極以待後世也吳楚之禍極矣聖人豈不知後世必有夷狄之尤猾者踵其轍以抗衡於中國庶幾春秋之義尚可覆而行也漢之匈奴唐之回鶻吐蕃本朝之契丹豈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徒曰不可參於中國而已乎彼固越疆而來參竊中國之文以自尊異逞夷狄之威以自飛揚矣然而妻之以女則不可藉其力以平中國則不可蓋懼夷狄中國之無辨也漢唐之已事可以鑒矣本朝去是二禍而歲以金繒奉之不復至於交兵則既享其福矣獨使之並帝則漢唐之所未有也專中國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皆當時之廷臣不講春秋之過也今中原既變於夷狄矣明中國之道掃地以求更新可也使民主宛轉於狄道而無有已時則何所貴於人乎故揚雄之言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王通之言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龍川文集卷之五

酌古論一

酌古論序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歧而爲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頗若有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閒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及之而前人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光武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算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略。然後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略以倉卒制。其略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鬬。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

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羣雄並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略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爲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爲可急。而關輔爲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羣盜。蠭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有物以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盈。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釁以幷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耿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略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略。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稽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略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鬬。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

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爲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爲藩鎭。終唐之世爲大患者。皆藩鎭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略。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又聞自古服羣叛馭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爲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光武勒使歸營。單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鎭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竊疑其計之過。而未有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爲。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先主

英雄之主。所爲置私忿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忿之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忿者也。當理而後進。審勢而後動。有所不爲。爲無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無敵於天下。夫劉備之荊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不復之。其曲在備。備既得益州。權遣使請荊。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直備矣。權一舉而襲破三郡。再舉而遂梟關羽。何者。師直爲壯也。然備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既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

其讎而不知魏者國家之深讎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忿猶有脣齒之援也此吾所謂義有大於私忿者如斯而已矣備既舉兵權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奇變是輕敵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喪師有自來矣且吾又聞之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爲守以守爲攻此兵之變也攻專用攻法守專用守法其敗也固宜然守專用攻法攻專用守法亦焉得而不敗哉備之攻吳可謂專用守法矣備自秭歸列立數十屯亙七百里將以攻人而計出於此雖曹丕之庸猶得而笑之而備不知避者豈其果闇於用兵耶備之意欲示拙以誘吳師待其貪利一舉蕩之而不知陸遜之持重可以速壓而不可以巧勝也形之而彼不從予之而彼不取固將制奇合變求爲不可敗而全軍以返迺難於舉動計不復生此固遜之所輕爲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敵之所輕而出敵之所忌是以進而不可禦何者敵氣沮而吾志得也且夷陵者荆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則荆州可有使備能遣黃權率水軍以爲先驅順流而下掩其未備而備率步兵分進疾趨夷陵扇動諸蠻招誘大姓按兵而不動命水軍急攻之臨機設變奮力死鬬彼方支吾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進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乘卒初銳而用之彼亦疲於奔命矣如其能隨機拒守則駐軍而相持固壘而不懈多張疑兵斷絕險要而實未嘗公迺密遣一辯士間行至魏以金幣結其貴倖自謂有謀求見魏主魏主知必召之既入見則泛論天下之事語及吳蜀然後徐言曰臣嘗私賀陛下竊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問曰何以賀臣則對曰武皇帝所以不能吞併吳蜀也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吳有長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險而又相

爲脣齒之援也。今天相魏。兩雄相鬬。以資陛下進取之機。此臣所以賀陛下。曰何以笑朕。則曰臣聞敵人開闔。必亟入之。今陛下不亟圖進取。而猥信吳人之和。彼急則和。緩則去矣。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此臣所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則曰陛下天姿神武。聖斷易回。苟見其利。罔有不從。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計將安出。則曰蜀地僻險。未易卒圖。不若遣夏侯尚、曹仁出信陵、賈逵、滿寵出東關。或出皖城。或出廣陵。東西彌亙。直造長江。因蜀之勢。大舉攻吳。吳亡則蜀失援。然後徐舉而圖蜀。天下可一也。議者必曰。兩虎方鬬。當收卞莊子之功。臣以爲莊子之術。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阻穴之虎。則當及其方鬬而急刺其一。待其鬬已。則斃者猶能阻穴。尙何收功之有哉。吳、蜀阻穴之虎也。臣恐既解之後。勝者張勢。敗者阻險。桀驁不遜。以拒陛下。陛下雖憤怒。無所逞其鋒矣。機不可失。願陛下熟慮之也。彼曹丕素貪功。而劉曄亦嘗言此。丕既得聞此計。必深以爲然。而大舉攻吳。吳力不能兩拒。固將棄夷陵而與我和。以幷力拒魏。是吾不戰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則荆州可圖矣。不知出此。而怒敵取危。輕敵取敗。誰謂劉備爲識大計也。故夫以私忿興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屢爲哉。

曹公

善圖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而已矣。運奇謀。出奇兵。決機於兩陣之間。世之所謂術也。此其爲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敵勢。觀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次第收之。而無一不酬其意。而後可與言術矣。故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沛然應之。而天下可指揮而定。漢高帝是

也。失其術。則雖紛紛戰爭。進退無據。卒不免敗亡之羈縻。項籍是也。至於得術之一二。而遺其三四。則得此失彼。雖能雄強於一時。卒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雖曹公之所爲。而有志之士所深惜也。公奮身徒步之中。舉義兵。破黃巾。走奉遷輔帝室。深據根本。號令諸將。於是降張繡。擒呂布。斃袁氏。破烏桓。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北方略平矣。其爲患者。荊州二劉、江東孫氏。張魯擅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紛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無術也。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強弱難易而爲之先後。以勢度之。璋、魯弱而易。其勢在所先。孫、劉強而難。其勢在所後。夫荊州至近。表又寖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暫之以恣備之所欲爲。而幷魯取璋。以孤其勢。然則欲引兵西向。而關中諸將。適當其前。則如之何。蓋嘗攷之。關西諸將。皆不足畏。所可憚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所以卒爲邊患。而反爲璋、魯之藩蔽也。方騰遂不叶。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盡還宿衞。而獨留超。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肯屑就也。及騰既歸宿衞。公於此時。能以前將軍召之。待以厚禮。示以赤心。命統銳卒。常以自隨。又使超弟若休若鐵者領騰部曲。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曷爲不就。超既就。則關西諸將。舉無足道。及熙、尚既平。厲兵西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韓遂等必不敢叛。縱叛。破之易耳。然後幷兵自陳倉出散關。運奇奮擊。以討張魯。則魯可平。漢中可有。復於此時。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不能爲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何者。備非素拊蜀。蜀人方攝吾之威。兩不肯信備

而拒守。上下異論。又不能爲用。璋、異備志而潛相疑。其勢必不足以敵我。況荆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平。分慰郡縣。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搗其脊。絕吳之糧援。則荆州破。劉備蹙然後大會諸將。合饗士卒。傳檄江東。責貢之不入。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漢之兵出巴峽。合攻其上流。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奔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周瑜、魯肅雖千百輩。何害也。江東既平。天下一統。分封諸將。撫慰士卒。迺退就臣列。光輔漢帝。招賓禮士。脩明庶政。以宰天下。雖西伯之功。不能遠過。如其不然。亦不害爲能一天下也。彼荀彧智謀百出。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徒見荆州四達。英雄之所必爭。而巴蜀險阻。非圖天下者之所急。及熙、尚平。遂教之南征荆州。責貢之不入。而不知大略之士。常留所必爭者以餌敵。而從事乎不足急者以蹙之也。孫權嘗告劉備以巴漢爲曹公耳目。規圖益州。得之則荆州危。而廖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漢中。而與吳人爭南三郡。三郡既失。幾亡漢中。則孫、劉之所爭。蓋亦可見矣。蓋蜀漢者。天下之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不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衝之。則兩臂俱奮矣。此曹公所以南失荆、西失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裂。蓋其失止於留馬超。取荆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於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兗州。未擊袁紹。而先擊劉備。破張、呂而後圖二袁。蓋亦得術之一二。然公巧於戰鬬。而不能盡知天下之大計。故至此而失。亦卒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孫權

天下之事最爲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羣情有不測之憂坐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爲大患唯英雄之君爲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懾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於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爲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拒之則啗以甘言濟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爲不同而均於有成效昔者漢高帝之據關嘗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劫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爲人勇而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幷荆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趁利復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閒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爲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心忍一罹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乃教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其計善矣一惑其說遽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爲亡道英雄並起章邯舉全國之師出關擊之驅滅羣英如獵狐兔當此之時邯以爲天下易與耳渡河擊趙偃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趁救鉅鹿焚棄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栗始知將軍爲眞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敢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

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勁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略地。通行無累。乘虛入關。遂降子嬰。憑藉威靈。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分王之約。作而曰。臣自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絕。於天下功最多。宜爲盟主。以宰天下。裂土行封。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爲霸王臣。願得如約居關中。與諸侯比肩錯壤。臣事大楚。世爲西藩。異者擊之。非臣之私。實將軍之大義。敢請。彼籍素不忍。可咱以言。吾曲意推之。則必欣然而受。固不背吾關中之約矣。吾得王關中。然後收英雄之士。合義從之衆。厲兵南向。則全蜀可談笑而取。抗旌北首。則兩河可指揮而定。席捲燕、趙。電埽齊、魯。據形勢之雄。懾項籍之氣。然後三面並進以攻之。則彼將拱手就縛。亦何至於屢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爲知天下之大計者。見其距關。不能預爲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使之王巴蜀。得乘釁而取關中。而爭天下。苟王之於燕、趙若齊、魯之間。則大失機矣。天下豈遽爲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蓋亦不惑於流議矣。審操可拒。卒置衆說而斷用周瑜使與劉備叶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臨大變而不懾。豈幸也哉。權既不懾於孟德。而魏文繼立。始曲意事之。咱以甘言。效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少拂其意。欲待其驕而乘其變。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卒不獲騁。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實出於幸。權之不成。實出於不幸。故夫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龍川文集卷之六

酌古論二

苻堅

智者之所以保其國者無他善量彼己之勢而已矣彼有釁吾亦有釁智者不舉也吾無釁彼亦無釁智者不伐也至於彼無釁而吾有釁則兢兢自全猶懼其不保而何敢議人乎苻堅者好大而自忘其醜貪功而不顧其後者也以有釁攻無釁雖婦人孺子未工賤隸皆知其不可而堅決爲之則安得而不亡哉始堅以黠虜之雄舉三國如拉朽自以爲無敵於天下侈心一動遽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強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率百萬之師東向而俱下謂可以傳呼而定矣謝玄以數萬應之百萬至衆也數萬至寡也以至寡當至衆堅輕之不以屑意將橫截於岸而盡剿之而晉之數萬自知非敵士致其謀人奮其勇一以當百百以當萬堅雖有百萬之師焉得而不敗故嘗謂謝玄提孤軍以當秦蓋亦識用兵之法也然師次淝水勝負未判玄使人請堅麾兵少退以決一戰堅命麾退自相蹂踐晉人乘之因以大敗世遂以爲秦自敗而晉偶勝非玄之善堅之不善也使其不退則勝負未可知也使其分爲十道偕發並至則可以勝歸也吾嘗籌之此二說者常見其敗未見其勝夫堅之事勝亦亡敗亦亡蓋不足論而世猶惜其可以勝而不知用之則吾不可以無論也故爲之說曰許退者晉之不幸

也。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夫夾水而陣。一衆一寡。寡者未敢前。衆者不肯還。晉苟退軍三十里。示堅以怯。堅必輕之。卷甲疾行。趁兵急渡。食不暇飽。糧不及齎。而吾先以兩道伏兵。張左右翼。乘其未陣。整兵向之。麾其東。鼓其西。正兵當其前。伏兵衝其腹。奇兵躡其後。三面夾擊。奮力鏖戰。此陷虎法也。虎之見人。常欲吞之。而人先設陷穽。然後脫身反走。虎必來奔。趨於陷穽。執戈臨之。殺之必矣。使堅而不退。則晉之計將出於此。而百萬之師。一敗塗地。天下之人。將以爲謀略不世出矣。不幸而不然。則人遂以晉爲偶勝。故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大率百萬之衆。分爲十道。求以攻人。必其兵皆精銳。將皆智勇。君明臣忠。內外無釁。始可以勝。今堅發諸州公私馬十丁一兵。其精銳何在。諸將雖衆。人自爲志。可倚信者。惟一苻融。其智勇何有。君肆其驕臣。獻其諛。弱卒數萬。置守關中。而根本空虛。鮮卑、羌、羯攢聚如林。而蕭牆釁起。晉苟待其既分。詔諸道堅壁清野。至勿與戰。命桓冲、謝玄等提精兵數萬。抵襄陽。設奇逆擊。破其一軍。而自均至金入武關。趁長安。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搗其空虛。慰撫居民。秋毫不犯。耆老感思晉德。得見官軍。欣然相告。簞食來迎。不出旬月。關中舉定。則秦之諸道之兵。強者不顧而自立。弱者不戰而自懼。而蜀必孤。使關中之兵衝其膺。荊楚之兵搗其脇。而蜀定矣。此斷蛇法也。蛇出其穴。橫身於路。求以噬人。吾從其中而斷之。徑塞其穴。使之首尾不相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雖有餘毒。將自斃矣。使堅而分爲十道。則晉之計又將出於此。而坐關東。瞰以制天下。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大享士卒。傳檄河洛。則中原之地可復。百年之讎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則玄雖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沒於賊。故曰不分者又

晉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勝策也。顧玄雖未足以盡知之。而堅決無勝理也。世言王猛之將終也。叮嚀告戒。謂晉不可伐。彼亦知勢之不可。雖制奇合變。而亦無所用歟。

韓信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關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爲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算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居其閒。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少有算則逡巡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蚩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酒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迺一舉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爲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

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鬬而況敵內我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人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爲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迺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迺命挑鬬彼又不肯戰迺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告之也遲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卽起據其壁擊其背處分既定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車奇兵實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兵逐我而況餘貪得忘失之心囂然其未已乎彼既舉兵逐我勢將相迫迺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鬬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所以爲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既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爲之備而況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爲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然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也惟

信爲能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爲人。亦足以爲軍中之謀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己而問之。豈眞以爲嚮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爲信然。迺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間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薛公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爲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人各有心。對面相語。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爲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言之。設爲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爲之規畫處置。而嚮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爲可貴也。然而人君賞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服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辯之者矣。昔者黥布之背漢也。高帝深憂之。薛公爲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矣。然而吾觀之。薛公謂布出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耀智勇。據形勢。如

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蘇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攘袂而起於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幷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復竭力以幷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爲其用也。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爲漢用。因命勃率趙、燕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戰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幷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夫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皐。顧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滕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之兵而夾擊之。則布亦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爲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或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曜。于謹之料蕭繹。果何如哉。曰。懿以棄城預走爲淵之上策。謹以席捲渡江爲繹之上計。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既得矣。雖勿論可也。至勒之策曜。則有足言者矣。曜圍洛陽。勒將往救。因料之曰。曜盛兵成皐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

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強援奄至不能扼險以拒之則腹背受敵不敗何待成皋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置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扼成皋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進則洛陽失援曜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爲上計也若其阻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爲疑兵而潛兵以渡曜能應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爲中計也故吾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辟公之言過矣

鄧禹

善用兵者識用不用之宜而後能以全爭於天下矣夫戰久勝則兵不可用敵已懼則兵不必用不可用而用之則挫不必用而用之則勞勞且挫則敵人反得乘其弊而覆之上損國家之靈下虧一身之名一跌之後前功盡棄其爲患也可勝道哉是故智者戒之也昔者韓信之用兵也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四舉而梟成安君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天下皆知其不可當也然當此之時戰雖勝而兵已疲矣兵雖疲而敵已懼矣故兵雖不可用亦不必用也聲恐而氣竭之固足以勝是以廣武君告以傳檄下燕然後舉兵臨齊信從其說卒以成功然吾以爲廣武君雖不言信之計亦將出於此矣何者勢當然也夫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勢不可用也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勢不必用也不可用不必用智者固將不用矣今信之勢何以異此其所以區區咨計於廣武君者蓋大功垂成不敢不謹也不然則安能百舉百全而未嘗小衂歟鄧禹起身徒步杖策軍門一見光武遂

論霸王大略陳天下之大計此其胸中固有大過人者矣連兵西討所當者破既定河東復平關中威聲震敵人破膽諸將勸禹乘勝徑攻長安而禹定計欲待其斃光武迫之使急進兵赤眉西走遂拔長安邑而糧運不繼降者離散赤眉還兵長安復失威名大損功卒不成論者皆以爲禹之計則然而光武實迫之使敗者吾獨以爲不然斯民塗炭皇皇無告奮力拯之惟恐不及而況吾勝而彼沮不進兵將何待也使其既據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爨士卒使辯士以尺書風諭威德則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此韓信破趙之勢也不知出此迺舉弊兵而與延岑合戰敗於藍田可以止矣且憤其功之不成復收餘卒求與復戰糧運日乏屢戰屢敗豈非禹之才略有所不及而亦無謀士以傳檄之說告之耶吾觀禹之失而後知識用不用之宜者蓋亦難矣嗟夫禹之失亦有自來矣禹令馮愔、宗歆等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殺歆而反擊禹禹憒然無所措求計於光武賴黃防而僅能得其首愔、歆偏裨也始不能防之終不能制之敵人固有以窺我矣使其能御愔、歆而不至於相攻則栒邑不搖栒邑不搖則敵人不能窺而糧運必不乏敵人不能窺則餘黨不降而自服糧運既不乏則居民降附者日衆長安之功固不在馮異而在禹矣以此觀之禹實有以取之而光武何罪焉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嘗盡心於垂成之際也

馬援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論也履險者兵家之危事智將常用之而勝他將常以之而敗勝非險也以有術

勝也。敗非不險也。以無術敗也。勝敗在人而不在險。唯險而後可以見人之能否也。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冒大險而後能立奇功。險之不冒。雖曰有功。吾未見其奇也。故夫智者不惡夫履險。而惡乎無術。多方以誤之。此兵家之至術也。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雖在坦地猶然。而況於險乎。險者人所易拒也。吾欲出此。而明以告之。則敵一分兵拒險。而吾固將不戰而自沮矣。乃若智者之制事也。聲其所必意。形其所必趍。而忽焉乘險而進。則敵人驚沮而不知其所從來。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鬬。一舉而敗其黨。與覆其巢穴。而後可以爲不世之奇功也。昔者馬援率耿舒進擊武陵溪蠻。軍次下雋。其道有二。一曰壺頭。一曰充。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充則塗夷而運遠。舒欲從充。將以正合也。援欲從壺頭。將以奇勝也。故援力言之。棄曰費糧。不如徑進搤其喉咽。帝遂捨舒而從援。援既進兵。賊乘高守險。欲前不可。欲退不能。已而暑甚。士卒多疫。卒不戰而自敗。嗟夫。若援者可謂不明乎履險之術矣。吾以謂當聲言從充。縱其降口。使歸以告。多張疑兵。鳴鼓聲。盛旗幟。若從充進。賊必悉衆出拒。吾密遣輕兵乘舟急進。徑自壺頭以掩其無備。出其不意。則賊氣喪膽沮。不知所以爲禦者矣。五溪諸蠻可以一戰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履險。而敗也固宜。然援則失矣。而議者方以耿舒之計爲得。是所謂見牛而未見羊也。故從援則必敗。從舒則未必勝。從吾之計。則發必中。攻必克。是以韓信之擊魏豹也。盛兵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卒以擒豹。曹公之攻馬超也。盛兵潼關。而潛兵渡蒲阪取西河。卒以破超。此則兵家之妙術。而非吾臆說也。惜乎援之不出乎此。始援謀隗囂於掌握之間。擊諸羌於指顧之頃。破交趾。平嶠南。出奇制勝。前無堅敵。不可謂非一時

之傑也。然至此而失。豈其終老而智耄耶。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援。援上此議。而光武從之。光武必以爲可勝矣。已而援敗。復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從之。終不能少貸其法而重責之。嗚呼。光武亦不得爲無罪也。

龍川文集卷之七

酌古論三

諸葛孔明上

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塹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乘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拊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略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詭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爲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諜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爲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常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弊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

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爲長。奇謀爲短。雖知者亦止以爲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爲而能不爲。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而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幷。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今斂重兵而自守。姑曰待其弊。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爲久住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略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卽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墻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則吳人膽破矣。況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沒。其後步騭、朱然、全琮之徒。復相繼云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適庶分爭。內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荊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羣臣。無亮敵也。攻城略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旣平。天下旣一。偃武脩文。彰善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略治。然後興典禮。脩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爲其實而不能爲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況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諸葛孔明下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遭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託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偪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屬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甚者至以爲非仲達敵。此無異於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逆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閤。妄爲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始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發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乏已退。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夫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何以繼。此少辯事機者之所必不爲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爲大言以譎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譎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辯事機者之所不爲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誕爲此言。以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閤。妄爲大言。以譎其下。此豈其眞情也。夫善觀人之眞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

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壘斂衽而歎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於其所不能爲恍然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眞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爲仲達所譎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曷爲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之使世以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

呂蒙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謀者也制天下之深謀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則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必使天下定于一而後已雖未一之而其志顧豈一日忘之哉漢高帝之失職而西也天下之人將遂以爲不振而高帝欲東之志囂乎其未已故燒絕棧道使項籍意不復西而後乘間以定三秦既又引兵出武關使籍兵頓南而復乘間以平諸國漢日廣籍日蹙卒能幷之而一天下此其志之大謀之深而功亦如之也孫權克仗先烈雄據江東舉賢任能厲兵秣馬以伺中國之變若將有所爲矣然吾觀其命呂蒙之取荆州未嘗不嘆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而知其無取天下之略也夫關羽好勇而無謀恃氣而驕功此其勢甚易譎也胡爲乎汲汲然而欲取之使其攻破樊、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沔以南皆吾地爾是則羽之破二城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破之者吳不能爲之聲援也方其掩于禁梟龐德操意甚難之議徙都以避其銳而司馬仲達說操勸權躡其後其議遂

寢。夫徒都之議。至下也。守邊之士。恃操以爲無恐。使操徒都渡河。則士氣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襲而取矣。是則操之徒都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徒之者。吳許其蹋羽之後也。此豈非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歟。故吾嘗論之。方操勸權以蹋羽後。權當顯告之曰。關將軍以律行師。爲漢家除殘掃穢。孤以同盟義當戮力。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誠如是。則操不知所以爲禦。而勢必至於徒都。羽行行然無東顧之憂。得舉力以攻樊、襄陽矣。徐晃豈能遽當之哉。操既徒都。權因自攻皖城。命一將攻廣陵。而合吞淮、泗之地。羽一破樊、襄陽。蒙因率兵以襲三郡。乘其弊而進擊之。而盡收漢、沔之地。東據淮、泗。西據漢、沔。土地日闢。形勢日張。如此而後可以虎視中原。蠶食青、徐也。此則取天下之大略。而權之君臣曾不足以知之。彼其志止於取荆州以固江東。凡蚤夜之所以爲謀者。襲關羽而已。何暇爲天下慮哉。魯肅曰。帝王之興。必有驅除。羽不足忌。吾切以斯言爲有志。而權乃笑之。信其不能有所爲矣。嗚呼。使周公瑾尚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觀其決謀以破曹操。拓荆州。因欲進取巴蜀。結援於馬超。以斷操之右臂。而還據襄陽以蹙之。此非識大略者不能爲也。使斯人不死。當爲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奪之矣。孫權之稱號也。顧羣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呂蒙之徒。止足以保據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鄧艾

自古英偉之士。乘時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摧陷堅敵。開拓疆土。使聲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未有不本於謀者也。蓋其平居暇日。規模術略。定於胸中者久矣。一旦遇事而發之。如坐千仞而轉圓石。其勇決之勢。

殆有不可禦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也大。非徑行無謀。僥倖以求勝也。故夫僥倖以求勝者。幸而成則爲福。不幸而不成則爲禍。禍福之間。相去不能以寸。此君子之論。所以無取於斯也。然其間有實出於謀。而其迹若幸。有實出於幸。而其迹若謀者。雖君子不能無惑。何者。疑似易乘也。桓溫之伐蜀也。師次笮橋。李勢率衆出戰。譙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遂進破之。此其迹若幸也。然溫之謀蜀。審其必破。然後進兵而伐之。使鼓吏不誤鳴。則溫豈將遂退耶。故吾謂溫見客主殊勢。而勢又決死於一戰。不若遂因恐懼。姑命退軍。以懈其心。乘其懈而擊之。結陣而前。可以大勝。此曹操之所以破張魯也。謀未及施。而鼓吏誤鳴。士卒勇鬬。一舉蕩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笮橋之勝。幸也。謝玄之禦秦也。師次淝水。苻堅拒岸而軍。玄使人請堅麾衆少退。而堅衆相蹂。遂進敗之。此其迹若幸也。然玄之拒秦。審其可敗。然後進兵而禦之。使堅退軍整齊。則玄豈將遂已耶。故吾謂玄見衆寡不敵。而堅又求奮於一舉。不若請其退軍。進兵求戰。佯敗反走。俟其半濟而擊之。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此韓信之所以破龍且也。謀未及騁。而堅衆相蹂。因引精銳。一戰覆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淝水之勝。亦幸也。夫所謂幸也者。嘗試之而後得之也。不幸而或不然。則不能有所處矣。彼二人之所以爲謀者。如此其久也。制勝之術。如此其深也。雖勝之似偶然。使其不然。亦不害其爲勝。何名爲幸哉。然史氏不能少發之。而二子之志奄抑不伸。非有智者。孰能辯之。鄧艾攻蜀。自陰平道無人之地數百里。冒險歷艱。無所不至。艾則裹氈推轉而下。將士懸崖魚貫而進。卒破諸葛瞻。降劉禪。天下之人。皆以艾爲能冒險謀勝也。吾嘗論之。使瞻能拒束

馬之險。則艾將不戰而自沮。禪忍數日不降。則艾將束手而就縛。彼艾特以僥倖而成也。何足道哉。宋武帝伐慕容超。引兵直度大峴。卒能破之。彼策超必不能拒故也。艾能策瞻必不能拒乎。唐太宗既破宋羅睺。以二千騎直造薛仁杲城下。卒能降之。彼策仁杲必出降故也。艾能策禪必降乎。艾皆不能素策之。而率兵徑進。豈非幸其或成哉。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鄧艾之欺於後世者也。

羊祜

攻必克而守必固。天下之奇才也。世之言兵者、孰不曰。我能攻。我能守。而以當堅敵。則不能盡如所言者。此其才必有所格也。夫敵守而我攻之。此非善攻也。敵攻而我守之。此非善守也。善攻者。攻敵之所不守。動於九天之上。人莫得而禦也。善守者。守敵之所不攻。藏於九地之下。人莫得而窺也。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天下後世。又從而服之曰奇才。反是則人容有議之者矣。昔者羊祜蓋一時之良將也。脩德行義。以傾孫皓之政。推誠示信。以懷吳人之心。財之不傷。兵之不耗。而民爲之安。此所以爲國之輔。民之司命也。然而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者。豈其才之有所格歟。且祜之守襄陽也。晉委之以謀吳。責之以安邊。而祜亦以此自任也。使攻而不皆克。守而不皆固。則猶有戾於其所自任矣。兵法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西陵者、吳之要害。晉欲之而不可得者也。步闡以之而降。所謂時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機也。祜當親率襄陽之兵。而急趨其前。命徐嗣率巴東水軍。而急趨其左。晨夜往赴。與之合勢扼險。以待吳師。至則乘高而擊之。破之必矣。如使抗軍先至。而吾急攻之於外。闡乘之於內。表裏受敵。焉得而不敗哉。抗敗則西陵可得。得西

陵則誘動羣蠻。而江陵可圖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攻也。不知出此。乃頓兵不進。而抗兵已阻西陵矣。止命楊肇往救之。而身攻江陵者。彼豈以爲攻其所必救耶。而江陵堅。固非抗之所必救也。已而肇敗闕擒。而祜卒無功。抑何戾於攻敵所不守之義哉。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襄陽者。祜所鎮守。而吳人所不敢窺者也。而江夏、益陽。乃敵意吾不守。吾意敵不攻之地也。祜當遣一能將。率精兵數千往戍之。偃旗仆鼓。常若無人。敵以爲無備。而來肆侵掠。則設覆以待之。誘進而擊之。去則因險以要之。乘怠而破之。此出其不意。雖少猶可以覆衆也。覆其一。則後雖無兵。而敵不敢窺矣。如此而後可以爲之善守也。不知出此。迺屯聚不分。而吳之兵得掠江夏矣。雖曰地遠而不及救。而始不設備者。彼豈以爲地有所不守耶。而江夏切近。豈祜之所當不守也。已而朝廷詰之。而徒能肆辯以對。抑何戾於守敵所以不攻之義哉。此則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而人得以譏之也。雖伐吳之策。如見敵人之心腹而處置之。使杜預、王濬資以成功。亦吳之無人而後能爲是也。使陸抗尚無恙。祜豈能有所成耶。吾故曰。祜特一時之良將。而非所謂天下之奇才也。嗟夫。權譎之事。固君子之所羞爲。而亦兵家之所不廢也。如使不欲以權譎而攻西陵。則不若明告吳君曰。據城而叛。非忠臣也。納叛得城。吾將焉用。君其亟守之。此則足以彰大信於天下矣。又使不欲以權譎而守江夏。則不若明告吳將曰。名守爾土。無相窺也。備不可襲。多殺奚爲。公其圖之。此則足以推赤心於鄰國矣。誠如是攻守。不事權譎。而庶幾於王者之舉。苟爲不然。而猶惡乎權譎。使功喪而名虧。則亦智者之所不爲也。

龍川文集卷之八

酌古論 四

崔浩

古之所謂英雄之士者。必有過人之智。兩軍對壘。臨機料之。曲折備之。此未足爲智也。天下有奇智者。運籌於掌握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終無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諳歷者甚熟。而所見者甚遠也。故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爲誕。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爲神。徐而究之。則非誕非神。而悉出於人情。顧人弗之察耳。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此其智之不可敵。雖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柔然。尤爲奇中。方太武將議出征。衆皆難之。浩肆辯詰之力。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致不能盡舉耳。已而果然。使浩臨機料之可也。而能先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吾嘗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曰攻其所不戒。擊其所不備。柔然去魏數千里。恃其絕遠。守備必懈。吾卒然以兵臨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震電不及瞑目。彼將望風失措矣。此浩所以決知其克也。然夷狄之人。貪而無親。輕而不整。勝不相遜。敗不相救。一夫先奔。萬夫爭潰。此其習俗然也。魏師乘勝而進。勢如風雨。所至奔敗。鳥竄獸伏。各逃其死。柔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衆未及聚。謀未及生。徬徨四顧。而莫知所以爲禦。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雖犯天下之至危。而可以得志。然是舉也。唯明者爲能必之。唯斷者爲能行之。不明則利害顯然而不見。不

斷則可否猶豫而不決。夫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有是二者。而何能投機哉。太武之用兵。動願萬全。而其將若長孫翰、劉潔、古弼之徒。雖不爲無謀。而皆不能用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或失之者有矣。此浩之所爲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有形。庶臨機之際。或因吾言而能有所決。則舉一國猶擣虛耳。其功可勝道哉。太武卒失其機。使貽後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而自顧進軍數千里。窮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要我。或設伏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計。不若全軍而止。他非所憂。此則太武與諸將之意也。而不知事固有隨機立權者。烏可以瑣瑣顧慮哉。故夫浩之所料。雖曰奇中。要之皆出於人情。而太武失之耳。唐太宗伐薛仁杲。既破宋羅睺於淺水源。遂以二千騎進逼城下。仁杲遑遽出降。蓋以權術迫之也。太宗亦嘗爲諸將言之。太宗之智。則浩之故智也。或用或不用。成敗之所不同歟。嗟夫。此英豪之權術。前人祕之。而吾獨論之者。吾恐後世之以浩爲神也。

李靖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刻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鬬。後者息。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略。其行疎。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颶風。退如疾雷。

地險峻則魚貫而進。道迂曲則鴈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爲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爲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追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自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乘冰傅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祐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爲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而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爲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爲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封常清

輕敵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雖精。兵革雖銳。其勢雖足以扼敵人之喉。而蹈敵人之膺。而未嘗敢輕也。設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謀慮。常若有不可當者。而後可以全勝於天下。使夫士卒未練。兵革未利。震蕩而勢不足以當敵。則彼固不敢輕矣。輕之而敗。非敵敗之。自敗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敗。可謂善用乎。昔者開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戰者二十餘年。一旦羯胡竊發。乘其間而執其機。蓋逆兵一舉而河北諸郡。悉爲賊有矣。當此之時。雖韓、白復出。豈能當其鋒哉。而封常清欲挑馬箠渡河。以取賊首。志則銳矣。不幾於大言以輕敵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傭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進守河陽。斷橋以抗賊。賊軍一至。舉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屢戰屢北。遂失河、陝。此則常清有以取之也。且善用兵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賊鋒方銳。而吾勢蓋弱而未振也。處此之道。當因其弱而柔之。斂兵不應。嬰城固守。以挫其銳。而後可圖也。故吾以謂河陽之橋。可斷而不必斷也。賊之前軍。可挫而不必挫也。使之自恃以爲獨強。行行然長驅而進。自斃其鋒。而吾以全軍制其後。必勝之道也。夫河陽、陝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守矣。方常清受命討賊。進兵河陽。榮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後。爲常清計者。宜告之曰。高將軍守陝郡。榮王守潼關。厲兵秣馬。各固其地。而常清則築卻月城以守河陽。訓練士卒。儲糧糗。浚溝固壘。清野以待之。賊軍至。則斂兵不應。設攻具。則隨機拒守。懈則擊之。退則躡之。食則掩之。夜則襲之。其餘應變之道。隨機處置。不及旬月。而賊兵困斃矣。顏杲卿、眞卿起河北。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已沒郡

縣悉爲國守而賊之巢窟且危矣彼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徬徨無所而固將戚禽使其不顧而進攻陜郡則吾以兵徐躡其後彼反兵拒吾而陜郡之兵又起擊其背矣腹背受敵焉得而不敗又使其率兵而遽退則吾檄召陜郡之兵共進追之候其及河半濟而後擊之雖有勇者不能爲賊禦矣凡此者皆因弱成強而萬全之計也不知出此以不教之兵當方銳之賊以及于敗既敗而後告仙芝以賊銳甚難與爭鋒嗚呼常清何見之晚也常清敗而仙芝退守潼關明皇併戮之易以哥舒翰翰嚴兵守關賊不獲進而羸兵誘我以冀復出明皇不察亟令進兵翰執之益堅而明皇督之益甚不得已涕泣而後出翰明知此賊爲誘我矣固當因險設奇勵士決戰庶可以一勝翰乃不然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計而不悟官軍一潰潼關失守而長安陷矣始常清以輕敵而失河陽仙芝遂失陜郡翰復以輕敵而失潼關使三咽喉絕而宗社幾危賊黨益熾越數載而僅勦之常清之罪其尤也夫善用兵者敵衰則一舉而乘之敵銳則示弱以挫之此兵之常勢也常清號爲知兵者而欲一舉以乘銳賊則亦何取於知兵者哉

馬燧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爲之使久而不克則敵將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爲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設奇扼要害張形勢以破敵人之交一舉而兩斃之使聲威功烈傑出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

暇而何敢嘗議哉。昔者馬燧之鎮河東也。策田悅之必反。請出師以討之。出奇制勝。奮鬬無前。雖淄青、常冀合兵救之。燧破之如反掌耳。燧能窘田悅於孤窮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矣。然力能得悅而不遂取之。使得嬰城固守。悅不足道也。而魏爲可惜。魏據河北。蔽捍諸鎮。脣齒相固。牢不可破。桀驁不遜。以抗朝廷。凡師出而輒無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則諸鎮不足平矣。當燧之時。所謂一致之機也。燧乃失之。使朱滔、王武俊得乘間來救。王師十萬。一戰而北。燧殊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窮耶。蓋嘗竊之。悅屢敗之餘。氣喪膽沮。衆不能陣。謀不復生。旬日之間。可坐而破也。滔、俊雖合兵以救。不過三萬五千耳。然滔性多疑。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以燧之才。而無養寇自資之心。顧此三盜。亦何足滅哉。且當此之時。以兵隸燧者。凡四將也。使燧能醊李艽以圍危窘之悅。其勢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魏百里。據便地爲壁。以拒滔、俊之兵。兵至則堅壁不戰。挫其初銳之鋒。別命李抱眞率昭義之兵。自洺下邢。以指燕、薊。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下貝。以搗冀土。復命張孝忠、康日知勵兵秣馬。以助其勢。彼若能者。則反兵自救。不能則遲疑不去。二者必處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則抱眞與晟衝其膺。燧又起而搗其背。腹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遲疑不去。則抱眞等得優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徬徨無所。而坐成擒。滔、俊擒則悅不攻而自破矣。悅破則三鎮席捲而平矣。三鎮平則淄青之膂破矣。命一辯士持天子之詔往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牧宰。慰養居民。使郡縣之權悉統於朝廷。則朱泚、李希烈亦無自而萌其姦矣。由此觀之。燧之罪豈止於失田悅哉。昔者唐太

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竇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萬人以圍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扼建德之喉使不得進迺命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引而東以動其衆乘其陣亂縱騎夾擊之遂擒建德而下世充自洛以東際河之北一旦而盡平之此可謂善破敵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術乃復請濟師使李懷光盡統神策之兵以往卒以驕衆失律而盜且乘間起於蕭墻矣遂使李氏不見中州之大定則諸鎭世爲不討之賊燧之罪可勝誅哉唐史臣曰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嗚呼吾之意其亦猶是也哉

李愬

天下之事衆人之所不敢爲者有一人焉奮身而出爲之必有術以處乎此矣虎者人之所共畏而不敢肆者也而善養虎者狎而玩之如未始有可畏者此豈病狂也哉蓋其力足以制之而又能去其爪牙啗以肉餌使之甘心焉故雖驅而用之而垂耳下首卒不敢動何者有術以縻其心也大將者天下之所難御者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彼其心之不可測孰敢信用之哉古之人蓋亦有度其可用而用之者矣然亦未嘗專倚之以成功獨李愬用三降將以擒吳元濟當時之人皆謂其不可而愬獨以爲可遂決意用之卒能如其意之所逆料不知者以爲幸知之者以爲神乃若愬則有術以處乎此也何以言之敵人之將無故而降者此未可信也恐其謀也至於勢窮力屈而後就縛者蓋可保其無謀矣且此數子者亦一時之傑也不幸而事逆猶竭忠以報之使其獲背逆事順則其忠報之心當何如哉而又愬之才

智足以驅之。豁達足以容之。憩復能待以厚禮。示之赤誠。言笑無間。洞見肺腑。此南霽雲所以眷眷於張巡而不肯去也。數子者固已甘爲憩役矣。雖然。李憩未足以縻其心也。如丁士良之擒吳秀琳。秀琳之擒李祐。其忠款固可見矣。獨李祐未有以縻其心。而又欲專倚之以謀蔡。則其術不可不盡也。故方其得祐也。諸將皆請殺之。憩不聽。待之愈厚。會霖雨不止。將吏洶然以爲不殺祐之罰。憩力不能勝。迺表諸朝。且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還之。卒賴其用。大將者三軍之紀綱也。生殺予奪。皆稟其令。故雖天子之詔猶或不受。而亦何畏於將吏之言乎。使將吏必欲殺祐。不過以色辭拒之。如囂然不止。則又從而戮之。彼固不敢有辭矣。何至表諸朝而後用之哉。吾於此識憩之心矣。其心曰。吾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全祐者如此其至也。將吏囂然不已。吾力不能獨勝。復泣涕而送諸朝。表言其必不可殺。此雖父母之所以生全祐者。不過如是也。祐安得不竭其死力以報之哉。雖喟以高爵。脅以白刃。固不肯棄憩而就賊矣。故其始也。憩雖待之無間。未使之佩劍統兵也。及朝廷還之。乃使佩刀出入帳下。統六院銳士。而襲蔡之謀始定。憩之心蓋可見矣。吾以是知古之英豪。所以臨事機者。未嘗無術。特其不以語人。而人亦莫之識也。昔韓信背楚歸漢。高帝用之。無以異於楚也。及滕公言之。上亦未之奇。使其憤怒而出亡。然後命蕭何往追之。何力言其可用。乃以爲大將。夫以一將之亡。而丞相自追之。人主驟用之。信之心固甘爲漢役矣。其後漢之所以定天下者。皆信之力。而蒯通、武涉之說。不得而間。卽其效也。論者乃以爲何之追信。高帝不知也。不然。何以反疑何之亡乎。曾不知高帝失何如失左右手。然遲之一二日而不問者。何也。帝之心固可

見矣。嗟夫古之人所以御降將者。其術如此。苟不思其術而欲遽用之。其不爲所陷者幾希矣。

桑維翰

以中國定中國。以夷狄攻夷狄。古之道也。借夷狄以平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於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迫於前。不得已而爲之。姑以權一時之宜。未暇爲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積也既深。其來也既遠。膠於見聞。而爲之益勵。一旦潰亂四出。雖出於百營。而莫之能救。是非可嘆也歟。故吾嘗推原其事。蓋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剏業。而資爲聲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爲輔翼。或迫於拒命。而倚爲先驅。皆所以權宜濟變。而速一時之功。雖能快中心之所欲。而後世之被其患。蓋有不可勝道者。此所謂慮不及遠也。且昔者漢高帝嘗剏業矣。倡義草莽。無置錐之地。雖糾合徒衆。以破強秦。而百戰百敗。危窘於項籍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曾不少慴。合罷敝之卒。據形勢。收英雄。卒困項籍而亡之。未嘗資夷狄之聲援也。隋煬之暴。徧流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穢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況太原之衆乎。故夫資夷狄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漢光武嘗中興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莽、邑。而羣盜蠭起。幾見蹙於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因思漢之民。連簒略。驅諸將卒舉羣盜而平之。未嘗用夷狄之輔翼也。安史之惡。彰聞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未嘗一日忘之也。苟能順其勢。雖尺箠可以夷之。而況靈武之衆乎。故夫用夷狄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至於拒命者。雖忠臣義士之所必不爲。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

爲之者。孫權是也。曹公乘舉荊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子之令。以責其貢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權壯勇敢爲。遽命周瑜往禦之。運奇奮巧。大敗其衆。雖能遏其敵。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有待乎夷狄爲之先驅也。潞王以非姓而繼大統。淫穢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瑣之才。統兵以攻石敬瑭。其勢未足以直曹操之萬一也。爲維翰計者。當一舉太原之衆。運奇奮巧。以破敬達。迺急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勢。檄諸鎮而犄角。則區區之唐。亦何足滅哉。此則磊磊落落。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面夷狄。請救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遺之。使夷狄有輕中國之心。長驅徑入。習以爲常。原情定罪。維翰可勝誅哉。故自漢以來。夷狄之犯邊者。蓋亦有之矣。西不過鴈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者也。自唐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頡利之兵。直次渭水。其後徑犯長安者。代不絕也。蓋自唐高祖而降。急於有功。求其爲援。使之得騁志於中州。彼其樂中州之繁華。而謂其易與也。故常心吞而氣懾之。是以長驅深入。無所顧憚。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至于今猶未已也。或曰。五胡亂華。自晉有之。豈曰唐哉。曰。五胡亂華。胡之在中原者也。趙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惡中原之亂於夷狄。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於此極。使其誠知之。則彼亦安肯爲之哉。繇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余於是時。年十八九矣。而胷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易平也。政使得如志。後將何以繼之。獨曹公一論。爲之反復數過。

龍川文集卷之九

論

謝安比王導

善觀大臣者常觀諸其國而不觀諸其身晉有天下不二世而爲江東德之在人者尚淺也而更成百年之業有王導焉立之於其先有謝安焉扶之於其後端靜寬簡均能爲一國之輕重有無者故當時有謝安比王導之論請因史臣所載而申之劉石交亂中原晉之藩鎭相繼覆沒人心雖未忘晉非有英豪絕世之才不能駐足於北方也勢之所在豈人力之所能強哉故王導輔元帝立基建業以遙爲北方應援當是時元帝名論尤輕導能重之諸名將未輔導能致之法令寬簡庶事草創宮室不脩軍國之儀不備示若不安於此者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州爲重鎭甲兵所聚盡在焉故江左之勢遂強舉大綱於其上而二千石守長往往得以自行其意將帥之有功者人才之不羈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強者與夫戶口之能自隱匿者又皆得以自舒於其不不窮姦以爲明不苛法以爲嚴中更敦峻之變及若將相異同疑間之論導俛仰廢興存亡之間因事就功而江東卒賴以定巍然社稷之臣也獨祖述經營河南有功緒矣導蓋若任其自存自沒者豈以江左甫定未遑遠略乎君父之痛不可以一朝安也是以周訪陶侃有志而不遂庾亮庾翼褚裒大舉而自沮造端於其初者無以開其後也其後桓溫藉平蜀

之勢威震一時挈兵入關三輔震動當是時南師不出蓋四十餘年矣有如徑詣長安則豪傑嚮應西北郡縣誰非效功之人雖有智者不能爲苻健苻雄計矣溫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故氣不足以決之而進退失據此固王猛之所不屑就也晉於是無中州之望矣而溫方專制朝廷幾於改物謝安高臥東山負蒼生之望晚始從溫辟卒與王坦之彪之周全上下扶持王室使逆謀遂緩而溫自斃及安輔政晉之變故數矣如人之一身元氣未實而奇疾繼作此固非永年之道也乘其小定而求快焉則遂亡矣故安一切以大體彌縫之號令無所變更而任用不分彼此后戚入則輔政出則方伯晉之制也王蘊固辭則以義強令之使上下無不滿之心而他時無任用過正之禍桓氏位列內外一朝失職政之盡也以石民石虔爲荊江使其無窺窬之心而異時無意外生憂之慮苻堅之舉可以無晉矣而泰然如平時淮淝之功壯矣而微賞之不受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顧方經略中原惟恐不及晉之爲晉蓋可知矣有以壯其勢則來者尚有所憑藉而一身之不暇恤也及桓氏竟以失職成禍而劉裕卒藉手以起竟能爲晉一平河洛司馬氏既亡而復存者猶二十餘載微安之壯其勢宜不及此導與安相望於數十年間其端靜寬簡彌縫輔贊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業實賴焉其亦庶幾於古之所謂大臣歟置其立國之功而取其立身之一節以較之非所以論大臣也故吾極論江左之興亡而二人之相配較然矣

王珪確論如何

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之懷才以自見於世常慮夫人君

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與媚其長而媒孽其短。周旋四顧。無與共此樂者。其何以泰然於進退之際哉。此自古乘時有爲之士。而猶懷不盡之嘆。以公論常不出於同列故也。房元齡、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王珪。其於唐室之興。太宗固已無所不盡其用矣。而諸公亦奮然並見其才。而無相媚之意。雖至於廷論之際。辯其所長。如數黑白。則諸公豈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確論如何。於是始有可論者。夫寵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際。至難居也。君臣上下。相與共樂之。而無異同疑間之論。則爲可願耳。漢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蕭何、韓信、張良蓋傑然於其間。天下既定。而不免於疑。於是張良以神僊自脱。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功。進退無以自明。蕭何能知之於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爲保身之術。然則人才之獲盡其用。乃一身之至憂也。則亦何樂於功名寵利之際哉。故李泌極論李晟、馬燧於德宗之前。而二臣爲之感泣。使泌如張延賞。則晟方欲死而不可論。至於此。則同列之公論。豈不甚可樂哉。吾之所長。既已暴白於天下。而猶眷眷於同列之公論。固非沾沾自喜之爲也。蓋同體共事之人。其論易以不公。而人主之聽易以入。此自古之所通患。而其來非一日矣。唐太宗之興也。房玄齡相得於艱難之中。謀謨帷幄。以定大業。温彦博蓋嘗掌其機事。而李靖亦既有功於南方矣。其後天下平定。玄齡相與興仆起僵。而唐之紀綱法度。燦然爲之一新。彦博於出納之間。蓋亦具盡其勞。而征伐之責。靖實專之。及魏徵、王珪以讎臣入備諫諍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進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後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並舉而大用之。以究盡其才。而諸公亦展布四體。以自效。不復知先後

新故之爲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使之庭論諸公之才。而珪一二辯數。皆足以盡其長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釋然而自慰矣。宜其不謀同辭而皆以爲確論也。不然。因諸公已成之業而論之。此何足以爲知人。而諸公樂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嗟夫。珪之論可謂公。而其心蓋亦甚平矣。珪與徵均爲諫臣。而忠直剴切。大略亦相當也。人情每蔽於自知。而珪獨察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心。而自處於激濁揚清之任。辯析毫釐。而明於自知。則其論安得而不公。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雖然。房玄齡視諸公最爲舊故。而唐業之成亦勞矣。以漢高帝之多疑。蓋終其身不敢捨蕭何而他有所用也。太宗方奮然有運天下豪傑之心。使新進迭用事。而玄齡泰然居之。不以進退自嫌。故諸公得以盡其才。而卒無紛亂法度之憂。夫迭用新進。而不害於國家之大體。此蕭何、曹參之所難。而珪之論所未及也。豈玄齡固樂諸公之並己。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齡所以爲宗臣也。

揚雄度越諸子

天下不知其幾人也。古今不知其幾書也。人物有細大高下。書有淺深醇疵。所未暇論也。要之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伏羲氏始畫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數聖人。設爻立彖。推義陳辭。以發揮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後天下之開物成務者宗焉。言術數者宗焉。著書立言者宗焉。孔、孟蓋發揮之大者也。揚雄氏猶懼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變。故因天地自然之數。覃思幽

妙著爲太玄。以闡物理無窮之妙。天道人事之極。天下之人。知其爲數而已。而烏知其窮理之精。一至於此哉。法言特其衍耳。宜乎世人之莫知也。桓譚稱其度越諸子。班固取以贊之。則亦不可不極論其故。自昔聖賢之生於世也。豈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見於斯世哉。適會其時。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後具。則其責不可得而辭。進而經世。退而著書。亦惟所遇而已矣。六經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書。待孟子而具者也。荀卿子之書出。而後儒者之事業始發揮於世。彼其時之不可以無此人也。亦不可以無此書也。豈若諸子之譊譊然誦其所聞而求以自見哉。賈生之一書。仲舒之三策。司馬子長之記歷代。劉更生之傳五行。其切於世用。而不悖於聖人。固已或異於諸子矣。蓋晚而後揚雄出焉。雄之書。非擬聖而作也。玄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論語也。是其迹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迹。而推其用心。則玄有功於易者也。非易之贅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易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洪範以五行而明治道。陰陽五行之變。可窮而不可盡也。而學者猶有遺思焉。則雄之因數明理也。是其時之不可已。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起於冬至而環一歲。以應事物之方來而未已。是其時之可見者也。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以錯綜無窮之筭。是其數之可知者也。從三方之筭而九之。幷晝於夜。爲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以一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爲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爲三家。以該括天地之變。是其事之可究者也。其時之可見者如此。其數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究者又如此。而雄爲首爲表爲贊爲測。深入黃泉高出蒼天。大含元氣。纖入無倫。文義繁衍。枝葉扶疎。雖一時一日一分一筭之間。莫不有至賾之理。無

窮之用。開啟思慮。發揮事業。通此心於天地萬物。而錯綜闔闢。無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於時日分數而盡得之。此豈爲太初歷者之所能知哉。此其爲書。必待雄而後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則時日分數之理。無往而能得其用。將何以應事物之變。而通天地之心。是雄之書。雖人道之所不可少。而猶有待於後之君子也。當時之不知。可也。後世之不知。亦可也。桓譚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無此書。則雄實病之。天下果不可以無此書。則千載之下。雄之心猶一日也。法言之書。所以講論古今。掇拾人物。以旁通其義者也。玄尙不知。雖知法言。猶不知也。因數以明理。是雄之所以自通於聖人者也。安得而不度越諸子哉。世無皇極之君。以大其用。又無道德之望。以發越其旨。則桓譚之言。亦姑以致其意而已。豈敢自謂有補於雄哉。嗚呼。天地萬物之理。未嘗不昭然也。更聖越賢。苟可以互明其理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下之人。猶未盡賴其用。則諸子之譊譊。眞可謂候蟲之自鳴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勉彊行道大有功

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不操其心。而從容乎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責事之不效。亦可謂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大懼也。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人主以一身而據崇高之勢。其於聲色貨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敢安也。其於一日萬幾。必盡吾心焉。而不敢忽也。惟理之徇。惟是之從。以求盡天下賢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

假於外求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資之高而勉彊於其所當行而已漢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言之曰勉彊行道大有功可謂責難於君者矣請試申之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聖人也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復何求於天地之間而若此其切哉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所以受形於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則爲道失其正則爲欲而況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目與物接心與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樂愛惡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一息不操則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則惟聖罔念之勢也夫道豈有他物哉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行道豈有他事哉審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盡吾心則彊勉之實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無一民之不安無一物之不養則大有功之驗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豈使之自縱其欲哉雖聖人不敢不念固其理也武帝雄材大略傑視前古其天資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其立志非不大也念典禮之漂墜傷六經之散落其意亦非止於求功夷狄以快吾心而已固將求功於聖人之典以與三代比隆而爲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樂愛惡一失其正則天下之盛舉皆一人之欲心也而去道遠矣有功亦止於美觀耳堯舜之都俞堯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賢智悉用也湯武之誥誓湯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亂悉除矣此其所以爲行道之功也經典之悉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也用爲私喜則眞僞混淆徒爲虛文耳夷狄之侵侮漢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爲私怒則人不聊生徒爲世戒耳使武帝知彊勉行道以正用之則表章而聖

人之道明。必非爲虛文也。誅討而夷夏之勢定。必不爲世戒也。其功豈可勝計哉。武帝奮其雄材大略。而從容於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不知警懼焉。何往而非患也。說者以爲武帝好大喜功。而不知彊勉學問。正心誠意。以從事乎形器之表。溥博淵泉而後出之。故仲舒欲以淵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膠膠擾擾之心。如枘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終棄之諸侯也。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眞迂闊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齊宣王之好色好貨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進而擴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於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人心之所同。而達之於民無凍餒。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誰不好勇。而獨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無。雖孟子亦不能以順而誘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擴充之。以至於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無饑。而謂之王道。孟子之言王道。豈爲不切於事情。梁惠王問利國。未爲戾於道也。移民移粟。未爲無意於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以仁義爲言。蓋計較利害。非本心之所宜有。其極可以至於忘親後君。而無可達於事物之理。非好貨好色之比。而況不忍一牛之心乎。聖賢之所謂道。非後世之所謂道也。爲人上者。知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一日萬幾之可畏。彊勉於其所當行。則庶幾仲舒之意矣。夫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

龍川文集卷之十

經書發題

書經

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槩於道者百篇。而垂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蓋有待於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哉。亮也何人。而敢議此。蓋將與諸君共舉焉。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要之文理密察之功用。至堯而後無慊。諸聖人之心是以斷諸堯典而無疑。繇是言之。刪書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也。

詩經

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於其間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孔子曰。興於詩。章句訓詁亦足以興乎。願與諸君求其所以興者。

周禮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爲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棋局曲而當盡而不污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蕞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爲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爲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祖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爲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爲常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與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

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尙可攷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册。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攷同異。有以待焉。

春秋

聖人之於天下也。未嘗作也。而有述焉。近世儒者有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詩、書、禮、樂。吾夫子之所以述也。至於春秋。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事。其義則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爲春秋孔子所自作。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不能贊一辭於其間。言其義聖人之所獨得也。信斯言也。則春秋其孔氏之書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以匹夫而與天子之事。此王法之所當正也。不能自逃於王法。而能正人乎。亂臣賊子。其有辭矣。夫賞天命。罰天討也。天子奉天而行者也。賞罰而一毫不得其當。是慢天也。慢而至於顚倒錯亂。則天道滅矣。滅天道則爲自絕於天。夫子周之民也。傷周之自絕於天。而不忍文、武之業遂墜於地也。取魯史之舊文。因天子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賞不違乎天命。罰不違乎天討。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奉乎天者也。或去天稱王。或宰以名見。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自贖乎天者也。天之道不亡。則周不爲自絕於天。周不爲自絕於天。則天下猶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不懼乎。然則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或曰。春秋而繫之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諸侯之國之所記載。獨非天子之事乎。而況魯、周之宗國。其

事可得而詳也。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夫子之志。春秋之所繇作也。是以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其名是也。其實非也。則文與而實不與。其心然也。其事異也。則誅其事而達其心。微顯闡幽。謹嚴寬裕。如天之稱物平施。如陰陽之並行不悖。文武周公之政所以曲當乎人心者也。而謂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宜非亮之所敢知也。春秋所書。無往而非天。學者以人而視春秋。而謂有得於聖人之意者。非也。故將與諸君以天下之公而觀之。毋以一人之私而觀之。辭達而義暢。庶乎可以窺天道之全也。

禮記

禮者天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上下。曲折備具。此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禮記一書。或雜出於漢儒之手。今取曲禮若內則。少儀諸篇。羣而讀之。其所載不過日用飲食洒埽應對之事。要聖人之極致安在。然讀之使人心愜意滿。雖欲以意增減而輒不合。返觀吾一日之間。悚然有隱於中。是孰使之然哉。今而後知三百三千之儀。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禮亦去之。盡吾之心。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故世之謂繁文末節。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者也。夫禮者學之實地也。繇敬而後可以學禮。學禮而後有所據依。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準。皆敬之不至。而吾之心不盡也。一毫之不盡。則其運用變化之際。必有肆而不約者矣。繇此言之。禮者天則也。果非聖人之所能爲也。

論語

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於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則是聖人猶與道爲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內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亮於此書固終身之所願學也方將與諸君商搉其所向而戒塗焉

孟子

昔先儒有言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吾不知其所終窮矣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於爭奪誅殺毒流四方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爲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於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於毫釐之際嘗試與諸君共之

箴銘贊

上光宗皇帝鑒成箴

五閏失馭。僞主僭竊。網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亟。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懾。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踧踖。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閒。憂慮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脩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鞾。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陛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進屏。息眞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既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巢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若旒。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匆遽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於浙。奪亮凶燄。震撼六合。投箠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終始無缺。高宗上僊。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湎于酒。無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尚書爲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姦枉。勿謂天高。

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墻。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嘽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咈。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禹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桀瑤臺瓊室。勿效商紂斮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芽蘖。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維戒茲。民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閽。

耘齋銘 爲刻中任氏兄弟作

人生而靜。動則有遷。非物使之。人心則然。耳目鼻口。實動之權。聖踐而聖。賢治而賢。槁木不生。死灰不然。甚活者人。鳶魚天淵。敬而無失。奉以周旋。喜怒哀樂。又何惡焉。士之於學。農之於田。朝斯夕斯。舍是奚安。去其害苗。則心之偏耘之。又耘嘉種。易捐不計其收。懼其不虔。不虔不力。誤我豐年。工貴其久。業貴其專。凡爾君子。相與勉旃。

力齋銘 爲何暐之作

厥初生民。必完其力。力完於心。乃見天則。形顧分之。與物交役。若忘若遺。弗覺弗克。語汝力乎。明以內飭。惡也則臭。善如好色。下學之功。舉用其極。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而樊遲所以先難而後獲也。

妥齋銘

往則俱往來則俱來義苟精矣動靜必偕心之廣矣亦可懼哉天下雖大吾安厥齋

朱晦庵畫像贊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命

辛稼軒畫像贊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髮之既斑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爲將相之種故曰眞鼠柱用眞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爲天龍也